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
禮奉上冊寶袞服又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
諸路分設羅天大醮先建道場前七日致齋禁屠宰刑
罰止凶穢坊市三日不得飲酒食肉軍校牙將道釋者

壽悉集寺觀軍營民舍就門庭設香燭望拜官吏服非
齊斬悉預餘不得慘服諸路令轉運使察之是日上齋
于景靈宮壬寅奉上冊寶僊衣于天興殿禮畢車駕還
內羣臣入賀于崇德殿

丙午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己酉命攝太尉向敏中奉上太廟六室加謚冊寶

庚戌親饗六室是日上齋于南郊之青城

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還御正陽門

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賞賜如東封例免災
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荆湖南路鹽價蠲天下逋
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蠲之令有司速定茶鹽條貫
惟務便民勿拘歲課合入令錄人歷任無過者吏部銓
考課以聞江淮上供米特權罷今年春運一次先是
著作郎集賢校理張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祥符八年
九月建言有逋負官物而被繫本非侵盜若惇獨貧病
事無以自償願因慮囚蠲免之上納其言於是遍及諸路

群臣上尊號冊寶于天安殿

壬子上與宰相及諸司三品宗室刺史知雜御史以上
駙馬都尉致齋以王欽若為宣讀天書禮儀使設玉皇
像於天安殿天書位於東聖祖位於西建道場乙卯三
鼓四籌上於殿上西向立羣臣朝服陞殿分侍儀衛使
奉天書冊玉皇前攝中書令任中正跪稱嗣天子臣某
謹與宰相等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睿訓撫育生民
王旦跪取左承天門天書置案上攝殿中監張景宗張

繼能捧案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攝太尉向
敏中宣讀每句畢即沈思其指云此句天命訓皇帝某
事或云奉天或云愛民攝中書令王欽若執筆抄錄宣
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儀
衛使跪納天書于匣中又取功德閣泰山天書宣讀王
欽若進所錄天書意上跪受登歌酌獻奉天書於輦天
書意於輿還內遂謁玉清昭應宮上作欽承寶訓述示
羣臣

丙辰謁景靈宮遂幸會靈觀

上作欽承寶訓述實錄在二月甲戌今從本紀即見

此于

丁巳謁啟聖院太宗神御

戊午謁普安院元德皇太后聖容

壬戌詔以四月一日為天禎節其制度悉如天貺云

功德

閣天書至是始布告天下不知何也

先是內殿承制魏化基言汴水悍激多因橋柱壞舟遂獻無腳橋式編木為之釘貫其中詔化基與八作司營

造至是三司度所費功踰三倍乃詔罷之

癸亥詔重上舒州靈僊觀聖祖袞服

甲子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淮南江浙災傷州軍出樵務
酒糟濟貧民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册寶使尚書右
丞趙安仁副之 知建昌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凡七

事一曰省災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享祀四曰正服用
五曰察黨與六曰謹修養七曰嚴邊備上覽而嘉之

丁卯幸太一宮遂幸奉先禪院謁聖祖昭憲皇后真容
奠秦國成聖繼明夫人墳

戊辰罷陝西采盧甘石 免內殿承制帶御器械符承
諒削一任承諒昭壽子嘉興縣主婿主楚王元佐女也
先是求外任遂詔落職為黃州都監既復因主入奏請
留京師上怒其反復故責之 夔州路轉運使臧奎言
所部穀貴詔賑之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上曰僅篤於儒學性端慤中立無

競深可惜也命遷其子官 有司言冬至祀圜丘舊命
獻官十四員伏思神位甚多陞降頻煩未盡恭恪望於
前數外量增七員雩祀大饗並請增一員夏至方丘蜡
祭百神並增二員奏可

二月庚午朔詔災傷州軍所糶常平倉穀止收元糴價
其省倉斗不得過百錢

辛未遣使臣二十九人分往諸路料簡廂軍赴闕 三
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壬申上御正陽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甲戌給左右廵使常從三人臺直官二人主簿一人從臺司之請也上曰唐制臺省從人頗多蓋差役編民免其課調今悉仰給官司從簡法也曹瑋言陝商人入

中糧草交引愈賤總虛實錢百千鬻之才得十二千請

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奏可

本志云鬻於市才八九千今從

實錄曹瑋言會要在五日甲戌

既而詳定茶鹽司又言交鈔總虛實錢

五千者向來官給十三千至十九千市之今鬻於市止

獲八九千恐豪商乘其賤價不於官場入中復虞西鄙

軍食闕乏請官自收市以九千為準從之

實錄在二月癸巳今移見

此曹瑋於去年十一月已改授秦州部署命李及知秦州而實錄於此又云知秦州曹瑋蓋瑋知秦州日所言

也交引愈賤蓋所給茶多不精商人罕有饒益故也

此據

本志

亳州言修天淨宮畢初宿州臨渙縣有天淨宮言

李母感星之所也上將朝謁太清宮丁謂繪圖以聞遣

內侍詣宮設醮遂詔重脩及是畢工初割臨渙隸亳州

或言其輸稅不便於是止取臨渙之大李一鄉以附亳

而宿人便之

言其不便據實錄會要乃吏部郎中李及所奏止割一鄉據李迪附傳則迪知亳州

日所請按及時已在秦州廸時

又在翰林今皆削其名不著

乙亥三司言河北昨買絹三十萬匹本路以蝗旱減其
三之一今請令京東路買十萬匹上曰京東災傷甚於
河北安可重擾吾民乎亟罷之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
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絀其
不勝任者先是上謂宰相曰朕以去秋螟蝗因內自省

天下至廣豈民政有關耶比聞外廷浮議謂朝廷鮮納
諫諍殊不知羣臣言事朕每虛懷聽受苟有可採隨即
施行蓋中外之人猶未深悉爾且今朝士中固多才識
近覽賦頌之作尤覺文風丕變直言讜論豈無其人當
下詔列置臺省官專主諫奏然所選尤須謹厚端雅識
大體者至於比周浮薄朕不取焉王旦等曰陛下聖政
日懋多士如林尚復孜孜詢求如恐不及必有奇才上
副推擇吏部銓言合入令錄選人願折資入司理參

軍者自今望與錄事俸料止於五千從之

戊寅內外官並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吏部尚書楚王元佐領雍州牧相王元偓加尚書令兼中書令為成德鎮寧等軍節度使進封徐王彭王元儼加太保為鎮海天平節度使壽春郡王受益兼中書令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始上

作會靈觀銘元符論頌思政論仍出正說十卷春秋要
言三卷清景殿書事詩百篇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河東提點刑獄司言晉絳蝗旱物價騰踊百姓流移望
閣去秋殘稅詔可上曰前轉運使言並無災傷何也宜
按視以稱朕軫卹之意

庚辰補新羅人洪橘鮮為應天府都知兵馬使賜衣服
緡錢橘鮮仕本國為承旨國王遣其詐遁入契丹偵機
事以歸朝廷故也

辛巳上作三惑論三惑歌并注仍續畫刻板摹本以賜
輔臣 以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知桂州兼宜融
等州都巡檢使殿直閣門祇候馬玉為宜融等州巡檢
都監並兼管勾溪洞事以虎翼雄武二指揮隸之如蠻
寇驚擾即益以戍兵及新募忠敢軍給使寇平如故賜
克明等泊內侍王文慶楊守珍器帛賞其平撫水之功
也初克明與玉分路入討玉所向力戰屢敗蠻軍是時
朝廷意在招撫數詔諭克明而克明亦憚深入屢移文

止玉玉至如門團為蠻所扼不得進克明遷延顧望月
餘乃至撫水州與蒙承貴等約盟而還然其後撫水蠻
亦屢入寇論者謂玉以兵威震蠻中蠻人畏之至號馬
大王為克明所制不得前終貽邊患人多歸咎克明
此據
克明正傳所載馬玉未詳何
許人玉已見去年九月丁巳
發常平倉粟置場十四
出糶以濟貧民京市物貴故也
令三宮觀差減醮紙
念和市輦送之勞也

壬午詔京朝官改秩至今年正月十一日郊禮及三歲

不限中外守職但非犯入己贓令審官院攷課以聞當

議遷陟

本紀但云詔京朝官改秩及三年者不限內外令審官院考課以聞與去年九月戊辰詔不甚

異今從本志明著之

既而審官院請非時衝替及因罪譴監當未

滿一任及在任降差遣人其見任官雖及三年或經考

課不改官者更不勘會詔應非時衝替降差遣人見任

官及年限而未考課或考課而不遷其後又及三年非

贓濫者悉許考較以聞上謂宰相曰京朝官有曠弛不

治衆所共知而無顯過者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擢此

非沮勸之道也嘗記朝士有趙嚴者在河朔以罪降差遣去年審官引對例亦改官近聞嗜酒廢職若此之類

尤宜志之

此據實訓審官院所請實錄在三月壬子令并書之

先是諸王子初

授官即為諸衛將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疎差等詔宗正卿趙安仁參議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孫初蔭授諸衛將軍曾孫授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為例又詔中書樞密院詳定行之

癸未以新除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為金紫光祿大夫依前給事中加功臣勲邑餘如故先是知白以郊恩進秩再表固讓上不許復奉章章懇請入對自陳者數上敦諭終不能奪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曰臣與知白並新蒙擢用今又增秩實不遑安望並寢恩命上曰知白懇讓無他意但以卿為諫議大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固讓之欲品秩有叙爾且近臣著位皆以先後為次苟堅確如此朕亦無吝曾又曰知白才識素優况

先朝登名比臣實為宿舊願陞知白班在臣上則兩得

其宜上不許乃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焉

知白傳云知白心不

能平故力辭所遷官今但從實錄且載上語著位自有定制知白何不平之有恐史官或加潤飾耳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在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二卿之命上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為次序史官潤飾蓋以敏求所錄

也今不取

丙戌上齋於長春殿召宰相至齋室謂曰昨遣中使至

陝西始聞去秋蟲螟有蟄於山石間者且慮及春而蘇復傷禾稼宜令州縣速加焚捕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德殿上親酌獻拜授冊寶于王旦授僊衣于趙安仁旦等跪受奉以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三十員袴褶前導奉冊日上不視朝

庚寅進封交趾郡王李公蘊為南平王 曹瑋言總噶爾

族馬巴咱爾等領衆設寨於雅爾烏谷即選募神武軍二

百人夜破其寨獲生口孳畜甚衆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
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
為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所怨昵必盡稱道其
長人推其長者

癸巳上謂宰臣曰朕以去歲蝗旱秋稼不稔夙夜警懼
未嘗暫忘今巳中春時雨未降齋心請禱誠感莫達實
慮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鹽條禁傷於峻刻宜有以革

之向敏中曰天時災沴抑有常數今陛下勞謙克己孜孜旰食苟邦政人事無所闕失則天災流行亦無累於聖德願稍寬憂軫上曰茶法行之已久儻或難於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傷於厚歛者可也 婺州民黃衮

伐登聞鼓訟州民衮象家藏禁書課眠星緯妖妄惑衆詔殿中侍御史王奇侍禁閣門祇候李仲乘驛鞠治象款承與州民童拱進士吳昌言私課星歷訛言切害又以術授徐贊仲嚴錄事張亶司理曹允恭嘗令課命詔

象拱昌言處死贊嚴流海島置允恭除名配隸恩梧州
以袞補三班奉職嘗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
其家得朝士所以往還占問吉凶簡尺上怒欲盡付御
史按罪王旦具請以歸翌日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語不
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問者進曰臣幼賤時
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下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
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
罪他人上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大臣有欲

因是以擠已不快者力請究治上令就旦取書旦曰臣

已焚之由是獲免者衆

此事據遺事錄及碑墓附見

甲午曹瑋言永興寨大馬家族軍主阿錫達等捕得總

噶爾蕃部卓薩沁格請授以刺史從之

據會要此年六月阿錫達初授軍主

與此差互又不知今授何州刺史當考

乙未太極觀奉上冊寶使王旦言緣路州縣調夫治道

臣以方春農事初起悉已罷遣

丙申曹瑋言總噶爾族首領幹尊治兵於潤努川將謀寇

掠臣密遣蕃部許以恩賞令散其衆而殺幹尊近聞幹尊被
創甚亟衆亦潰亂欲俟傳首至州獎以朝命上曰使之
殺人又加爵賞非招懷之意也俟別立功效則獎之
丁酉新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寇準言父名湘與州名音
同望且守舊鎮宰相曰樞密使王繼英父名忠而功臣
有推忠之號詔旨不避况湘襄嫌名也成命已行不可
追改乃詔諭準焉

初加上祖宗謚冊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彭年侍上朝

天書畢將詣太廟退詣中書閣中方如廁風眩仆地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尋進位兵部侍郎表求罷俸詔答不許己亥卒上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又覩其所居陋敝歎惜數四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性敏給彊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平居手不釋卷屬詞頃刻而就未嘗抒思慕唐四子為文體制繁靡上多令檢討典故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不參預或別殿訪對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

從宜應答無所凝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密
有詢訪自陞內閣即以翰墨為已任不欲領他務然李
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翰之
任矣事務益繁愈復勤職以固恩寵手披簡策口對賓
友胥吏白事滿前或密答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耗勞
心既久舉止多失措至有顛倒冠服手撮果饌雖暑汗
沾體不暇澣濯家人左右有不記其名者書字甚急日
可萬餘人不能曉惟起居院吏趙亨識之上亦知其姓

名後特補三班前後賜御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性
卑儉每得俸賜多市墳籍雖處貴顯無改平素及卒上
追悼其妻每入謁多獲賜賚嘗出彭年畫像示之又嘗
語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
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憂職太深未嘗休憇朕
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隕得非命
歟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
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翌日復至自言有當啟白旦諭令

見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齊賢云云據王
皞百一篇附見

三月辛丑上以畿甸菽麥苗示輔臣曰今根幹雖茂然旬決不雨則失所矣加以播種秋稼正在此時宜遣官徧禱天下廟社名山大川庶獲靈應中書言舊制四海

不祈上曰百谷之長潤澤及物安可闕禮特命祭之

環州路承受王從德言北界蕃賊數千騎來剽熟戶邊
兵擊走之巡檢忠佐周興為賊所害望益戍兵向敏中
曰戎人互相剽掠蓋其常也但巡檢使臣率無遠略好
戰輕敵為國生事望令速即抽退庶靖封鄙上深然之
入內高班王懷正言真州銅山去年蝗蟄今春稍有
飛者兼生蝻蟲命本州設祭焚捕

壬寅上已罷宴憫雨也梓州路承受減滬言戎瀘資

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公署在戎州去涪井監近踰百
里夷寇驚擾則應援不及望徙置江安縣從之

癸卯詔如聞災傷逐熟之民所經關渡多邀止之宜令
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曉諭勿使復然

甲辰京東提點刑獄閣門祗候常希古言去歲夏蝗秋
旱民廩空乏望朝廷責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勸課
耕桑所冀野無曠土戶有餘糧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
條析勸農之績以殿最黜陟之上曰朝廷詔令非不備

也但州縣未遵守耳

乙巳大雨

丁未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凌策為工部侍郎知宣州策疾甚再表求任本郡特許之尋有詔增公用錢歲三十萬亦從其請也屯田郎中梁楚知興州代還上章

自薦上頗記其名命楚判戶部勾院

楚先見咸平三年二月

詔

自今遊戔眉山不得停止川峽時有踰年不還因而為盜故條約焉衛州言民饑命發倉粟萬石貸之王

旦言兗州自春亢旱行禮之夕降雨及尺

庚戌陝西轉運使段惟幾言所部歲給諸軍衣絹二百萬上供詔令所在別庫貯之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去秋蝗螟今春亢旱望選朝臣分往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體量存卹無使失所

癸丑詔京城十四場糶米加至百石 和州言蝗生卵狀如稻粒差細

乙卯以甘州輝和爾罕王伊嚕格勒圭呼為懷寧順化

罕王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

丙辰詔道士童行不由課試而披戴者自今五年內不得離宮觀特賜紫衣者三年內不得妄託假故出外求省親者計程給假從知衛真縣張中孚之請也

丁巳兩浙提點刑獄合肥鍾離瑾言衢潤二州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二萬石賑給家不得過一斛從之轉運使張寶亦言所部民飢州設糜粥外邑地遠慮廢耕作已令就給米人日三合頗濟

窮乏上曰前轉運司言蝗不為災皆妄也

戊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為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得此曾因懇辭焉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葉清臣王曾言行錄曾緣此罷政及中謝日具述欽若欲自領使上意大悟於是欽若出知餘杭欽若出知餘杭蓋不因此此誤也今不取

庚申免潮州逋鹽三百七十三萬二十斤

辛酉以懷衛流民至京令三司作粥糜濟之 江南提

點刑獄太常博士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
原者咸除之臣謹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
過由是赦宥之文可得而詳矣故曰五刑之疑有赦五
罰之疑有赦臣今看詳所部州軍正月中旬已後所申
犯由過誤而被宥者雖多切害而蒙釋者亦衆蓋以姦

凶之輩密料赦期百計罔有不為萬途得以殘酷或發其夙憾恣彼忿心怯弱者因此受辜彊梁者由是得便或舉家而隕命或罄室而掠財或持刀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舍蘊蓄蕩空有糾合輕生之徒恣為彊剽之盜公行殘害以奪資儲巡警之官上逼下逐或設謀而緝捕或冒險以關敵科校耆伍書罰令尉方諧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除其罪悉又配為卒伍皆給衣糧令力耕之夫遍饑原野而此輩季支以服月賜以粟又

何異賞人為盜者耶與夫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
應有知赦在近而故為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
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斷之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
復為若因事捕獲並請決配遠惡州軍其有諸州曾係
殺人放火劫掠財貨已依赦配本城者望止今本處重
役如更犯逃亡飲博等罪並依禁軍例科斷其已該赦
免重罪而情理切害者令逐處長吏取索赦到日所犯
罪人內元犯謀殺鬪殺之類籍其姓名再瀆憲綱不以

罪名大小並收禁奏裁其州縣官吏昨因差檢災傷侮
刑受賂或案已結正及未發覺者望準赦原免其罪而
除削其官以申警戒上曰先帝因郊禮方議肆赦致齊
之夕有朝士秦再思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佐劉備
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為相因入對言曰
聖朝開創已來具存彛制每三年郊祀即覃肆育所謂
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至若劉備偏據一方區區用心
臣竊為陛下不取先帝善其對赦宥之文遂定應辰所

奏頗見盡心然或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人所謂數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為確論也 宿州言靈璧

鎮蝗蟲生

壬戌給威猛卒二百人隸京東都巡檢使及濱棣水路巡檢使其捕盜有勞者獎之時上封者言濱棣淄齊鄆博州茭莽翳薈寇盜所伏巡邏地遠請益兵以警備故也

乙丑司天監言今年丁巳三月至歲末天道利客詔諭

邊臣或小蕃侵犯但據城扞敵無得輒入外界深慮城寨使臣等好立事功不務詳審輕於追襲但能訓練戎容謹畏天道自然邊聲遠振風俗和寧為上策矣

丁卯御史臺言常朝武班止一二人或請告則絕班詔擇內職疾老者補諸衛將軍及率府率凡十二人詔

太常禮院自今檢會文字並須判院官議定簽書方得供報時徐王卜日成婚而安王夫人卒內侍省移牒會問禮院禮直官李惟吉以白狀回報故條約之是春

京畿旱

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詔諸處所奏公案收坐得
替離任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在任公罪合該去官
原免湏候斷勅頗成淹滯自今許大理寺即時移報審
官三班吏部銓曹從本寺之請也 三佛齊國王霞遲
蘇勿吒蒲迷遣使奉金字表來貢

辛未王旦言曹濟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船運上供斛
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料支移詔可

壬申詔大名府磁相澶州通判軍越睦處州去秋災傷民多闕食令轉運司運米賑濟之

癸酉河北轉運使寇瑊言懷衛州微有蝻蟲即已焚捕甲戌三司言自京權貨務入便錢請以大中祥符七年二百六十一萬餘貫為額每歲比較不及數當職官吏准條科罰從之 詳定茶鹽所言入中緡錢舊悉從商

人所有受之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仍定加饒貼納之

差從之

此據會要及本志而實錄不書今附見

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
牌長三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
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虵龍華葩之狀
封以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 曹克明等上討撫水州
蠻寇使臣將士立功者凡千八百一十六人並等第遷
補及優便差使賜器帛緡錢官吏應奉軍期者詔獎之
戊寅監察御史濟陰王博文言近充監祭使祀夕月其
日辰時行事至巳時前禮畢伏以祀稱夕月壇號夜明

既屬陰靈翻居晝祭以臣愚見恐未合宜望詔禮官博
士別加詳定事下有司且言准禮秋分祀夕月於西郊
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
唐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
暮見曰夕故詩云莫肯朝夕左傳曰朝而不夕記曰朝
不廢朝暮不廢夕按禮文秋祀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
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月未前十
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未後二刻行禮唐劉禹

錫任御史監祀夕月壇有詩備記其事注云其禮用晝
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禮又按禮云從子至己為陽
從午至亥為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事從之

己卯河東江南益州路並言雨足

庚辰徙封州刺史知絳州錢惟濟知潞州初惟濟自諸
試郡授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
誣桑主欲殺之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而給食視之而
盜以左手舉已筋惟濟曰以左手創他人者上重下輕

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爾非爾自為之耶盜
遂沮伏上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
後必為能吏矣於是移潞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
者相枕籍惟濟從容以出從騎甚省因密捕惑衆者送
獄有頃自定白骨山僧自言死日遠近趨之爭施金帛
惟濟遣人護察及期不死乃杖配之惟濟兄惟演在禁
林嘗奏曰惟濟久在外願得一至京師以慰弟兄之思
上嘉其友愛即日召之右僕射陳堯叟卒贈侍中謚

文惠

辛巳命趙州出廩粟萬石以賑貧民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貢舉人獻賦頌者甚衆詔近臣詳考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偉建陽人昌朝獲鹿人璉孫也

癸未詔在京場務坊監官周親喪給假五日聞哀二日大功小功給假三日聞哀一日總麻並給假一日從權三司使馬元方之請也

右司郎中龍圖閣待制查道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甲申命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既至不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賑拔饑者發州麥四千斛給種農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晁迥李維上言中書門下劄子付登州據牟平縣學究鄭河狀以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六百石賑濟望賜弟巽班行奉聖旨不行者臣等商度損餘補乏為利亦大望令宰臣定議特從

其請俟豐稔即止庶儲積之家有所勸率大濟饑乏上寬聖慮詔補巽三班借職自是納粟者率以為例

乙酉著作郎劉暤為右正言時准別詔置諫官暤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詣理乃為稱職耳暤溫叟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殺人暤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皆斬之衆伏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上問曙狀與凌策孰愈暤曰策在蜀歲豐事簡

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少歟盜賊間發非誅殺不能禁然
曙所行亦非嘗出陛下法外也上善之曙峻法以繩盜
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衆股慄居數月盜賊屏竄蜀外
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辨其僞斬之民
安其政以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戊子邵州言野竹實居民採食頗濟饑乏

己丑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河陽懷衛等州去秋災傷
本路絳澤州皆有餘羨欲運澤州粟五萬石赴懷州絳

州粟二十萬石赴河陽從之 陝西陝解等州蝻蟲生
辛卯上謂宰臣曰如聞知廣州李應機為政峻急先任
廣南轉運使嘗言廣州民無丁稅米建議科納尋詔本
路詳度累議皆難其事今應機領郡因欲遂其前議遠
方之民務在綏輯驟增賦調亦恐非便可罷之 曹克
明言知撫水州蒙懷琬請詣闕貢奉 昇州言蝻蟲生
壬辰給蔡州團練使德雍汝州團練使德文唐州團練
使惟正公用錢歲各百萬

癸巳向敏中等言近日朝臣舉官有一歲之中舉十餘人者又所部內監當朝臣與本處幕職官者或傷於泛濫或涉於嫌疑欲釐革其弊上曰檢詳舊制別加條約甲午傳法院上新譯頻那夜如經上以其經有葷血獻詛之語與經教戾命焚之仍令自今有類此者不須翻譯龜茲國可汗王智海遣使張延來貢

乙未陝西河中府解虢州旱

丙申發運使李溥言江淮去歲乏食有富民出私廩十

六萬石糶施飢民

詔自今命官使臣犯贓私罪不以

輕重並劾舉主自餘杖以下罪更不收坐從判大理寺

李虛己之請也

會要天禧二年四月事

五月戊戌朔詔災傷流民所至之處官吏倍加存卹無

居室者許於寺觀公舍安泊勿令失所

詔獎知臨江

軍新淦縣殿直張崇浚以其親率縣民減價糶粟濟飢

乏也 屯田員外郎謝商言伏見去歲蝗蟲為害傷食

田苗流行雖繫於天災除蕩亦由於民力雖尋遣官吏

與令佐焚捕頗聞弛慢罕能盡心或申報稽延致孽蟲
之紛積或追擾煩併縱狡吏之誅求情近幸災咎由弛
職而又散子在野未免再生臣聞堯水為災或導之於
蟠冢湯旱作沴亦禱之於桑林雖軫宸衷罔虧聖德捕
蝗之命歷代有之深慮曠慢之人但引災咎扇惑民衆
更致遷延所宜及蝻裁蘇併功撲滅則冀秋苗無害其
子未生欲望特降詔命下去歲災傷州郡應諸縣有蝗
蝻再生之虞本所耆長壯丁限當日申縣本縣即時申

所屬州軍立選職官與令佐同領人夫打捕令盡並與書歷理為勞課或有貪濁之輩率歛慢公望依枉法定斷仍委本處通判躬親下縣提轄轉運使副往來覺察從之

己亥權涇原路駐泊鈐轄郝榮等言掘籠竿城濠自上石門至鎮戎軍功畢詔獎之仍賚器帛賜將士緡錢
庚子宰臣王旦以疾表求罷免不許

辛丑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河北都轉運使李士衡

言奉詔以絳州粟十五萬石給京西闕乏水路頗遠請止運懷州粟麥五萬斛從之

壬寅王旦再表求罷不許入內供奉官邵文雅言懷衛邢洺州焚捕蝻蟲並盡

甲辰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平嘗知南充縣會夷人寇涪井監轉運使檄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後以寇準薦復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

乙巳改撫水州為安化州從本州首領蒙承貴之請也
丙午詳定茶鹽所言請令李溥遵累降詔旨據詳定所
條奏事件速行裁酌如無妨礙則施行訖奏如事有未
便則從長規畫以聞溥時在京師詔令溥乘傳還本任
經度而溥務執前制亦罕所變革也

太保平章事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僅一紀謙退
周謹每遷受賜常有愧避之色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
重憂畏不自安自東魯復命益臞瘠不任趨謁連拜章

求解上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
褒荅繼以面諭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
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入預參決旦聞命愈
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且言私門百口屬疾將遍
欲退身以息災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增罪釁辭意堅
苦實錄云旦聞詔詣便殿以謝固諫新命據本傳及
神道碑並云旦不出也恐實錄未可全信今不取又
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但體質
羸弱亦可憂也旦當國歲久始終如一鎮靜中外實有

賴焉且未嘗有一事干撓朝廷今此固辭或難違其意
既旬浹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

從旦所讓
制書在庾

申今
并書

京兆府言捕瘞蝻蟲并盡

庚戌上御崇政殿錄京城繫囚死罪情輕者流海島徒
流遞降一等杖已下釋之 詔以仍歲蝗旱民多流徙

遣殿中侍御史張廓往京西路薛奎往河北路駕部員
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張紳往兩浙路太常博士判三
司度支勾院韓庶供奉官閣門祗候賈象之往江南路

著作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都欠憑由司張師德供奉官
閤門祗候曹珣往淮南路體量安撫所至不得宴樂游
從及多借官健舟船長吏亦無得迎送

珣彬第六子

詔京

東西河北陝西江南兩浙遭旱戶今年夏稅免其折變
就便輸送

乙卯詔北戎每歲以鷩禽為獻憫其羈紲宜悉縱之

詔緣江榷務二分耗茶特與依舊支給李溥入辭上以
詔面使溥行之以高郵軍民荀懷玉為本軍助教以

其出米麥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詔自今為例張知白
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廩今則不然民或阻饑自相
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軫皇慈特加旌賞斯
令典也

丙辰開封府及京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路百三十州
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使臣與本縣官吏焚捕
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

戊午知明州劉綽言諸州天慶觀聖祖殿自今請令羣

官到任得替泊朔望並齋潔朝拜奉辭從之

劉綽未見

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九十一區己未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管勾迎奉左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陵秘書丞譙人魯宗道為右正言用新詔也詔福建路買納民茶斤增十錢從轉運使方仲荀之請也

辛酉上以在京軍馬芻糧數示宰臣曰頃者張知白欲知此數故特示卿等大凡國用有備乃得無患向敏中

曰臣嘗記國初軍儲止及三二歲以今方之則倉廩豐實可知矣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

壬戌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夷簡請自今止令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舉本部官屬其監當物務知縣京朝官及在京常參官勿使奏舉詔因罪犯監當人不得舉官其朝官知縣者不得舉本州軍幕

職曹官餘並如舊所舉但歷任及四考者並許施行

癸亥以樞密使王欽若為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贊導
乘輿乙丑自禁中奉聖容赴文德殿備儀衛教坊樂前
導丙寅上服靴袍酌獻禮畢奉以升綵輿而行具鹵簿
鼓吹道釋威儀上出次奉辭羣臣拜辭于瓊林苑門外
奉安日上不視朝自是正至朔望令留司京府官詣殿
焚香及別於正月擇日朝拜忌日就院設齋行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九十二

詳校官檢討

戶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

臣

張家駒

謄錄貢生

臣

王兆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天禧元年六月戊辰朔上封者言伏見召太常博士許式武定基欲以擢陞臺省伏緣曲臺博士若踐諫垣即拜司諫唐之拾遺補闕如陳子昂元稹白居易皆以文學兼人賢良人等乃充是選自後非髦英秀偉之士罕

聞輕授臣與許式等素無憎嫌又非深熟相識止為朝廷重惜名器式等雖無諫臣之體必有幹事之能乃方得名達睿聰獲預嚴名如臣言可采望改一郎曹優與外任進退之間事理無爽上言式等雖無詞藻然皆勤幹朝行中多所稱薦耳既而止進秩停其差使許式武定基未見屯田員外郎郭乘言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所至州軍務為苛暴無益治道望行戒約上曰大凡振舉綱維繫乎其人苟能酌中何煩戒勗朕所以夙夜虛佇

謹擇良能蓋為此也

郭乘
未見

壬申德音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父老年八十者賜
茶帛除其課役 曹瑋言南市歸順蕃部都首領卦斯
敦舉家居治坊寨管勾一帶蕃部望就命為本族巡檢
月給錢五千米麪五石又言秦州蕃落指揮堪指使官
六百七十餘人欲分為兩指揮並從之

甲戌有司上條貫在京及三司編勅共十二卷
乙亥詔選天下廂兵遷隸禁軍者凡五千餘人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臣常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冤號天地金血之氣鑠盡冲和愁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禍既悔至聖勃興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略定天下有反掌之易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域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曩倫叙美故云亭泥檢雕壤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玉皇之大號至於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為宴處樂菲薄而久安從古王者徒載簡策耳惟親民之官政事

最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毫昏
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叔麥不分且
無由擯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黷貨害
政未寘刑章者有其三清濁混然巧於情偽使在上知
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懦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
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養而不言者又
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己恕物不諂上不瀆下為陛下
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

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獎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問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於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或詔參預宰司覆令按驗亦不為煩唐故事宰相帶兵

吏部者午前在中書午後歸本司治事是亦內外兼領之制臣不任狂狷干犯冕旒待罪之至上曰諫官供職頗亦用心但以朝廷無他事可言故止及此爾然謹擇牧宰實朝政之急務也

丁丑詔華號等州夏旱損苗稼特除其租

戊寅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因旱百姓請佃計七十六頃納五百餘貫今請依舊蓄水植種菱蓮或遇亢旱決以溉田仍用蒲魚之利旁濟飢民望量遣軍士開修

其租錢特與減放從之

己卯詔明州城外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所納課額永
除放之許民溉田疇采菱芡從本州之請也 曹瑋等
言近役兵夫繕葺諸寨及初掘縣鎮城壕凡一百三十
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功畢詔獎之

庚辰發運使言真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
二十餘萬斛欲留逐處以濟闕乏從之 盜發漢高祖

魯陵捕獲之論如律并劾其官吏遣內侍王克讓與河

南府別造衣冠明器安葬知制誥劉筠詣陵祭告仍以所盜計直修設齋醮因詔州縣申陵寢樵採之禁

初眉州大姓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殿中丞知九隴縣章頻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案無異夢松用此入為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稅徙知長洲縣卒已召頻對于承明殿翌日授監察御史頻浦城

人也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
刑部奏其元犯上曰肅在邢州日方北戎侵擾屢詔令
棄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成效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
矣故特授以郡向敏中嘗謂王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
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
之旦曰旦非於同年無情公若欲用之須旦死可也敏
中乃已

此據遺事錄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勅院五

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

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祥符六年二月王旦言其不可王曾

言行錄云堂吏劉明恕宰相以其服勤歲久官為望郎引樞密都承旨宣例將異其禮公以政府表則之地不可驟舊章乃議羣吏晨謁之際獨俾陞階復援恩例改三品服公皆以為不可由是止今先謁於階阼之前其後又議謹擇堂吏將以進士策名者充選公曰我朝承有唐故事設此科謂之將相科豈當屈以趨走吏耶衆皆赧服

陝西江淮路並言部內蝗蝻抱草木死及大

風吹入海

已丑召王旦對于崇政殿數刻 向敏中至自京西

壬辰知蘇州梅詢言飛蝗入境恚於叢薄間抱枝幹僵死又羣飛投太湖

癸巳秦州僧道百姓等以部署曹瑋功狀請立碑頌有詔褒瑋

是月上封者言邊鄙雖寧武備難闕望令群臣各舉將帥之才如邊上未有負闕且即於內地州軍差遣緩急足副推擇乃詔王旦等各舉所知三兩人具名以進已而樞密院又請令宰相以下各於京朝幕職等官及閣

門祇候已上舉堪任將帥者各三兩人敏中等曰執政之地日奉僉諧苟有見闕便可論薦若更特降詔旨明述封章不惟結於私恩亦恐別興異議帝然之

秋七月辛丑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軍於公署設祭 澶州卒王貴獲玉印文曰國主趙萬永寶印長三寸許廣二寸玉溫潤而形制甚古貴言至秦州遇道士授之云得自于闐國通聖山池秦

州部送闕下

王貴事實錄太繁今從本志

壬寅泗州言旱

乙巳令府州置納質院

丁未詔諸路災傷慮因而多盜宜令轉運使察部內巡檢使臣有老疾選懦者即擇監當使臣換之

戊申冒瑋言自春至夏遣軍士寨戶掘長壕築大小洛門城寨及攔帶防托頗甚辛勤望量賜緡錢從之

己酉右正言劉曄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於閣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

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詔並令親書

庚戌詔上佐文學參軍負譴經十年者諸州以聞當令錄用 知永興軍寇準言部內民稼蝗傷之後草葉再茂蝗多抱草死

癸丑宰臣向敏中奉表求罷詔不許 詳定鹽茶所請罷買陝西芻糧交鈔別立久制許商人入中從之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上覩其瘦瘁憫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託卿

而卿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上乃從之

旦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

子按此時未建東宮今但稱皇子會要亦稱皇太子又以為祥符九年事尤誤也

丁巳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遣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詔命錫賚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伏拜仆地內侍存問相屬日或三四出御藥薯蕷粥賜之旦端重

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莅事
莊厲不可犯其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妙於啟奏
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上前或枉正相戾雖未嘗廷
爭然自守直道不為曲辯所遷有識略善鎮定大事其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
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士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當國
歲久上益倚信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
曰王某以為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外無

邊境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
天下至今稱賢宰相云入對便坐在丁巳後十七日今并書于此先是蟲
螟為害諸路轉運司督令佐焚捕有荷校者至是監察
御史劉平言其事亟命免之

己未向敏中再表求罷不許 詔募職州縣官當加恩
者自今俟參選日吏部南曹申銓擬授不須令自陳
辛酉詔開封府河北路經蝗蟲傷處夏稅特延限一月
孤貧者倚閣之 三司請依常歲於開封府界均買草

千餘萬圍上以螟蝗為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敏中曰國家監牧馬數比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廢耳王欽若曰敏中之論實為便利往年已曾建議蓋近臣所見不一遂寢其事今既無同臣請別具條奏上可之

初保平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魏咸信判天雄軍被疾召還上幸其第省視謂宰相曰咸信諸子不能承

順身後必不雍睦且歎保門戶之難深憫焉甲子咸信
卒上即臨哭贈中書令錄其子孫姪遷官者七人咸信
頗知書亦善待士然吝嗇喜規利仁浦所營邸店悉擅
有之既卒累為諸姪所訟時人醜焉 王清昭應官使

守太尉王旦言姪淳乞豫官職詔依宰臣例授官

八月丙寅朔詔減諸路受代羣官護送公人有差

五年八月

壬子
復故

丁卯賜陽翟縣僧懷嶠茶帛以其設粥救飢民也

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僕射平章事先
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
令在樞密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
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
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宰相欽若欽
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樞密
副使張昊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是出不知
何故當考

詔諸路

民為盜而質狀小弱當配本城者自今悉配牢城從知

潞州錢惟濟之請也

辛未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準詔詳定叙封所生母及致仕官封贈事請自今文武陞朝官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所生母致仕官曾任陞朝官則依例封贈其致仕後遷至陞朝官者不在此限從之 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上優寵元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焉 知并州周起言河北民逐熟至州境者州民施飯一月詔獎

起令召出米人宴犒之起又請發倉粟萬石減價出糶以賑飢乏亦從之

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尚敏中加右僕射

門下侍郎

沈括筆談載敏中拜右僕射上謂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敏中必大喜既而曰

敏中大耐官職按此時宗諤死已五年矣又按至道三年四月呂端為右僕射咸平四年閏十二月張齊賢為

右僕射五年十二月李沆為右僕射大中祥符元年齊賢再為右僕射四年四月王旦為右僕射齊賢為左僕

射九年八月陳堯叟為右僕射是年二月王欽若為右僕射此月又改左僕射蓋自上即位至今左右僕射凡

有六人為之敏中乃第七人也括所聞謬甚今不取上以先所遣按巡諸路使

者方屬西成或妨農事乃悉赴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令輒有騷擾

丙子詔京西四郊禁圍草地悉縱民耕墾畜牧令江淮發運司漕米三萬石由海路送登瀛密州從京西安撫使張廓之請也

丁丑詔自今兩省給舍南宮北宅將軍已上許乘絨毛暖坐餘悉禁止仍絕其採捕糾察在京刑獄司言自今開封府斷罪人有微疾者望令斟酌決遣兩軍巡院

合要證佐之人並申本府或三司無得專擅追攝

戊寅免諸路鬻牛稅一年

庚辰右正言魯宗道言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頗亦非便請行條約上曰叢脞之事多請而不行攸司之職亦不可廢也

癸未羣牧制置使請以十三歲已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從之

丙戌以都官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黃震為江淮兩

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先是李漕出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上知其意在漕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無負陛下任使者臣敢不與之和既至發漕姦賊數十事詔遣御史閤門祇候各一人按劾之震浦城人也嘗通判遂州曾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東川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帑給錢如西川

衆乃定明日而詔至

震發溥罪乃十月
壬午今并書之

丁亥詔崇文院以三館為額 詔技術人雖任京朝官
審官院不在磨勘之例

己丑以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判三司都磨勘司
易建議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
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
欺給者請除去之

辛卯詔河北州軍今年夏麥不豐民乏種糧者官貸之

癸巳詔廣南所給諸軍衣絹每匹支千錢者自今屯駐駐泊禁軍加三百本城諸軍加一百

九月戊戌詔自今令尉躬自鬪敵殺劫盜十人已上雖不全火及全火七人已上不及七人而彊惡者並奏裁上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陞擢者願賜裁損上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減省之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會
靈觀使讓王欽若上意不懌及欽若為相因欲排異已
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
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政
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曰
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不得見爾且曰王君
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
所憎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

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迪嘗獨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

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
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才令加塗
墜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
殆天意以儆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為此
據李廸附傳及正傳並以內東門對上語為在翰林時
且叙其事於策會璋必勝前蓋誤也既云仍歲旱蝗則
其事必繫今年乃可又據明年三月士衡始罷河北都
漕知青州馬元方七月乃罷三司使恐此時不當先召
士衡附傳蓋無此語獨正傳有之不知何所據也或此
時上已有召士衡代元方之意及明年乃決爾今姑存
之且繫其事於拜
參政後更俟考詳

賴州防禦使馬知節為宣徽南院

使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曹利用任中正樞密直學士
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利用加宣徽北院使中正守刑
部侍郎起為給事中先是知節知天雄軍時蝗旱民饑
無賴輩剽劫積聚戮其為首者三人於市攘奪遂息

黃震言伏覲在京土木之工悉停罷其諸州采木望住
上供從之 壽州言城西鎮將李文諒與勇捷軍校孫
興結徒十二人賊殺緣淮巡檢殿直王驥權都監右班
殿直王日用捕殺之擢日用為左班殿直閣門祇候本

州兵馬都監仍賜器帛錄驥子仁為三班借職

甲辰三司言江淮兩浙荆湖路入錢粟買鹽者望依解州顆鹽例預給交引付權貨務俟有商旅美射即填姓名州軍給付從之

丁未秦州言總管爾嘉勒斯魯貝馬乞和斷詔釋其罪仍給馬直

乙酉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前數日車駕幸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四句云

已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昇置內
閣有詔不許及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
卧內託以後事請撰遺表旦言忝為宰相據上公之列
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當叙平生遭遇願曰
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
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恃相輔家事泰侈勿
厚葬無以金玉置柩中時年六十一上遽臨哭之廢朝
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昊赴鎮

河陽當飲錢上以旦故不舉樂謚曰文正錄其子弟姪
外孫門人故吏授官者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
一官旦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為治之
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
氈席拒而不許姻親有服飾稍過度者愠見于色兄子
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門內太盛爾
豈可與寒俊競進取耶至其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
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尤篤留意文史雅及近

世典章官族志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為國
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咸平初旦聞李沆之
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
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
也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為儀衛使常
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前之為
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已議者謂旦逢時
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

道云

龍川別志又載旦買妾及問沈氏銀器事按旦最以清儉著稱恐此亦未必然今不取

庚戌詔京東西陝西河北災傷戶見欠稅並與倚閣諸路州軍民闕麥種者發官廩貸之

辛亥環慶路駐泊都監岑保正韓令琮環州駐泊都監李用和各罰銅三十斤巡檢奉職李繼明責授借職指使殿侍何慶決杖停任以擅領兵與蕃部格鬪致傷忠佐使臣也 詔河東流民有復業者發粟賑之

甲寅以兵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李行簡為契丹國主

生辰使佐驥驥使宜州刺史張佶副之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為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張綸副之

詔汴渠湍悍覆溺者多其令緣河巡檢召習水者即時拯救許受賞物或溺者貧乏以官錢給之 詔自今特旨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賦論或雜文一首
十一月丁卯劉
若冲事可考

丁巳辛殿前班賜從臣飲命衛士馬射賜緡錢有差
以聖製思政論正說賜近臣從龍圖閣待制李虛已之

請也

己未鎮戎軍彭城界風雹害弓箭手田苗者八百餘戶
詔權免徭役仍賑貸之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鬻書其直甚輕望令增定上
曰此固非為利也政欲文字流布耳不許 右正言魯

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
為工罔究大義上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
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之 詔淮南鄉村

酒戶年額少者並停廢之從巡撫使張師德之請也
冬十月丙寅朔詔以高郵軍歲歉民飢權免蠶鹽錢一
年三司請令南京等處和市密草三十萬詔罷之
發運司言洪慶吉州歲造新船赴京牽送擾民望今逐
州以官健給假詔可

丁卯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以歲經蝗旱上軫聖慮災
沴已息稼穡大稔獻惟德動天頌詔褒之祠部員外
郎劉楚言災傷州軍逃亡民准赦半年復業今已過限

乞延之詔許至來年春季

戊辰詔河北河東忠烈宣勇軍老疾半俸者多名人承
替負者苦之自今老疾者並即放停 上御承明殿引
對諸軍班直諸校凡三千八百一十人以功過黜陟之
三日而畢

庚午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方今中夏宅心殊
方內面四民樂業百職交修其為治定功成時雍道洽
固已超越於前代矣而陛下益精庶政尚勞聖躬前殿

視朝移晷忘倦便坐決事盱食為常雖天意曲成無遺
於一物而人君大體宜屬於攸司願立通規庶為永式
望自今前殿依舊奏事外崇政承明殿及再坐諸司常
務顯有條例者令本司施行訖奏其審官三班院吏部
銓亦令分日引對詔閣門自今後殿引見公事日不過
兩司

壬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羅元甫言伏見諸路苗稼才
茂即奏豐稔或多失實自今請俟登熟乃許以聞詔從

之其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言上違者重責其

罪

羅元備
未見

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郭金鼎等六人皆以年老負
犯有司請絀之甲戌特命置于環衛仍領團練使刺史
丙子詔如聞諸班直諸軍坊監場務官健飲博無賴或
部分稍峻即招撫興訟自今後所訴事並須干已證左
明白官司乃得受理違者坐之或情理巨蠹即具案以
聞

丁丑詔御書院翰林待詔書藝祇候等入仕十年已上無私犯者與出職

己卯詔以京東災傷其上供物權罷

壬午以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曹儀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昭遠並為西上閣門副使於是閣門使楊崇勲夏守贊並遷樞密都承旨樞密院方奏擬某人為副使上曰朕已有人矣張昭遠知邊事曹儀習朝廷儀即可用之昭遠凝子也

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貽貞請補
外試民事甲申命知單州上召對戒以和衆靜治為先
辛卯壽春郡王讀論語終卷上作詩賜王友張士遜等
秦州部署曹瑋等言本州所修大小洛門兩寨獻地
及蕃官軍主默星族郢城斯納等補本族都軍主月給
錢三千又永寧大小洛門威遠等寨覓管蕃官正副軍
主指揮使等雖各補職未給廩祿令請以三寨地基除
官廨營舍外許民造屋納租錢以給其俸並從之

癸巳以呂蒙正子從簡為衛尉寺丞從簡前為國子博士監麴院坐盜官物除名至是表獻其父文集故甄錄之

十一月乙未朔詔江南諸縣五千戶以上自今遣京朝官知從巡撫使韓庶之請也

丙申詔京東河北河東陝西路所市草千餘萬悉罷之戊戌兩浙轉運使言婺處等州水田早禾刈畢復生

已亥以辰州溪蠻寇邊殺巡檢使臣王文慶遣侍禁閣

門祇候劉永崇入內供奉官江德源馳往安撫如敢拒

命即發鼎州戍兵討之

永崇庭讓子

右正言直集賢院祖

士衡言伏覩將相及遠方使辭見並於內殿特開曲宴
比至罷會日已逾午百司例各還第而乘輿復御便坐
決事殆非君逸臣勞之旨欲望自今曲宴特輟視事著
為令從之士衡上蔡人也

庚子龍圖閣待制李虛已等上新編御集百二十卷召
輔臣至滋福殿示之賜虛已等銀帛以秦州伏羌寨

蕃官都軍主阿珠為峯州刺史

辛丑知雜御史呂夷簡言臺直所劾公事自來有同科同年及第者多援詔文稱有違礙望行條約詔自今回避
曹瑋言秦州珪律家族累歲違命瑋率所部及寨戶蕃兵討平之有詔褒獎

壬寅詔淮南江浙荆湖舊放生池廢者悉興之元無池處緣江淮州軍近城上下各五里並禁採捕 禮儀院言諸節所禁刑罰今請以前後詔旨類例頒下應大辟

罪遇天慶先天降聖承天節前七日後三日天貺天祥
節一日並權住決斷徒流已下犯在節前四日內署建
道場則權移他所遣官判決前三日內犯者並過節次
日施行節目杖已下情輕者釋之詔可

癸卯廣州民李延志黥面配安州本城初咸平中王均
作亂延志寓益州常事均裨將崔麻後賊平還家至是
與本州懷勇卒許秀等飲具道均及王小波逆狀秀疑
延志即賊首李順因以閬州人引營卒證其事知州李

應機械送赴闕下御史獄劾問得實故以延志隸軍秀
等杖脊而遣之先是樞密院以真獲李順稱賀及臺劾
非是賀者欲遂以為順趣具獄知雜事呂夷簡曰是可
欺朝廷乎卒以實奏由是忤大臣意

乙巳上以蝗息雨足秋稼登稔謁玉清昭應宮遂幸開
寶寺靈感塔已酉詔景靈宮會靈觀宴從臣于祝禧殿
庚戌禁川峽民畜飛梭從著作佐郎知瀘州鄭昭度之
請也

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
卷迎奉聖像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帛有
差

壬子發兵權泊天雄水興軍陝冀棟邢洺磁相懷澤潞
隰石乾耀華州永靜軍以多積芻糧故也仍令緣邊安
撫司傳諭北境

癸丑詔緣黃河州軍所用捍堤木常歲調丁夫採伐者
權住一歲以民經災傷故也以秦州築清水縣城畢

詔獎部署曹瑋知州李及掌事者皆遷秩

乙卯幸太一宮大雪盈尺上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於播種卿等共設法賑勸勿遺地利詔京東西河北陝西災傷州軍民以布帛折稅者許

之前江州瑞昌縣主簿劉若冲進所業命試舍人院以策論稍優特陞兩資先是若冲建議自今召試者並請試策至是用其議而命之

若冲未詳邑里九月甲寅詔蓋若冲所啟也會要天

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實錄無之

戊午詔京朝官使臣辭見及謝並赴崇政殿

會要十一
月二十四

事

庚申日南至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
旦以是日葵望準禮例中書言其日皇帝已有詔不受
朝賀遂不下輟朝之命議者謂其日當罷百官拜之禮
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故抑之

壬戌契丹遣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準副使刑部郎
中知制誥仇正已來賀承天節

癸亥高麗王詢遣御史刑部侍郎徐訥率女真首領梅
詢奉表來獻方物又賀封建壽春郡王初郭元之還詢
即遣使入謝道海風漂舟回及是乃至有詔訥五日一
赴起居實錄以為尹徵古之
還誤也今從會要詔選人本貫江南兩浙
福建者許去本鄉三百里外注官

十二月乙丑朔禮院言準詔以來年正月十七日祈穀
祀昊天上帝前二日奏告太祖室伏緣每歲正月十五
日朝拜玉清昭應宮今詳祈穀之祀景德四年以前止

用上辛其後陳彭年援啟蟄而郊之說請用立春後辛
蓋緣當時未有朝拜宮觀之制南齊王儉啟云近代明
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又宋孝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
值雨更用後辛晉亦更用辛日欲望自今或立春後辛
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在於典禮固亦無嫌
詔可

戊辰內出再生稻穗以示輔臣時中使自荊湖來言亢
陽害稼及秋雨足再蕃實巡護黃河堤岸閤門祇候

牛忠言大名府澶濮滑州通利軍界諸埽春料望止役
河清及州卒罷調民夫從之

乙亥詔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路上供陸運方在
苦寒可遣使馳往告諭在道者隨處交納其部送牙校
所給口糧勿停來春輦送赴闕

丙子以寒甚放朝 詔開封府及諸路災傷戶秋稅中
等已上輸送本處已下並倚閣之

丁丑詔河東緣邊州軍河西麟府州歲調輦送民特免

一年 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逋欠凡七百四十
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己卯以苦寒罷京城役作俟中春如舊 初女真國人
輝和爾珠爾罕鄂掄自本國來貢及還道逢渤海戰攻復來
歸以隸契丹至是命高麗使徐訥領還仍給裝錢

庚辰遣使減價鬻炭十萬秤於是五鼓開場又限以一
秤貧民趨走寒踣或錢資不及多虛往者乃詔一斤以
上咸鬻之仍以辰時為候 知桂州曹克明言捕獲撫

水州蠻賊首蒙扎并其屬部送赴闕詔隸濟川衙前

壬午新作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名輔臣詣滋福殿同觀
初祭醮詞表皆用御前之寶上以未盡恭恪故改制焉
乙酉皇城親從官魏美何斌夜宿長春門袖刀穿壁盜
天書法物珠金斷手示衆三日斬之其本部將校並降
黜皇城司官罰銅釋之

祀汾陰歲加上五嶽帝號有冊無寶是歲始詔刻玉丁
亥令會靈觀使王欽若奉安于本殿

戊子詔京畿諸州築河堤悉以軍士給役無得調發丁夫先是左龍武軍將軍宏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李遵勗為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俸料公使錢時遵勗父繼昌為左神武大將軍獎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司遵勗請班其下許焉公主誕日請繼昌過其第迎拜獻壽上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內殿珍果美饌助其為禮翌日主入對上問繼昌飲食且嘆其康彊於是以繼昌為連州刺史知涇州繼昌將行謂人曰頃歲再命延安

不克奉詔常以為恨今獲死塞下是吾願也

己丑契丹遣使長寧節度使蕭質副使禮部郎中知制誥楊佖來賀明年正旦

庚寅王清昭應官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顯多內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倡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

辛卯詔陝西緣邊鬻穀者勿筭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薛奎請也

范鎮東齋記云天禧初薛簡肅公為江淮發運使薛王
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
真宰相之言也按奎除淮南轉運乃天禧元年十二月
其年九月王旦已卒王曾亦先罷政矣除發運又在二
月恐鎮誤也當是旦語張士遜
事見祥符元年四月今不取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一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天禧二年春正月乙未幸元符觀宴宗室于資善堂

己亥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

右丞左右丞兼中丞始此

會要以為去年十一月今從百官表

詔京城

道墜無主者官為埋瘞

庚子芝草生真遊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上作歌詩示宰相詔諫官月俸並給實錢

壬寅以河北京東饑詔發廩及漕江淮米十萬斛賑之奉安太宗文集于玉清昭應宮先猷殿御集于繼文殿

癸卯龍圖閣待制判大理寺李虛已言凡斷命官使臣犯賊私罪並檢勘舉主竊詳條制蓋以因保任而改官犯賊私則連坐其保舉一任於所任犯罪亦如之其中

有初任州縣官使臣內品伎術官等顯無舉奏而例詢
舉主俟其報牒方斷文按匪獨符移冗長實且吏曹留
滯欲望自今應累犯經改轉者即問舉主自餘悉罷從
之

庚戌御史中丞趙安仁言三院御史自今望並給御寶
印紙歷錄彈奏事又請修國朝六典並從之居數月安
仁卒六典不及成

卒在五
月己卯

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出

御製賜壽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觀資善堂等記頌
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

癸丑令大名府官設糜粥濟飢民 詔川陝巡檢捕賊
軍士無料錢者月給醬菜錢二百

乙卯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民乏食處官以酒糟給之

江德源等言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部白丁會諸蠻入
白霧圍討擊生擒蠻寇十五人斬首百級獲器甲二百
招降其酋領黃文千王文象等二百餘人於是守元又

與知辰州錢絳知澧州史方等引兵襲下溪州破寨柵斬蠻六十餘人降老幼千餘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

其子仕漢等赴闕守元繼勲子也

乙卯二十一日也是日奏到則其破蠻當

在去年矣此月二十七日辛酉又入下溪州閏四月四日始奏到今并書之史方傳下溪州蠻冠辰州殺巡檢王文慶引兵入溪峒討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散處安復間陰誅其尤惡者杜忽等十九人即此役也

今附見

丙辰詔羣臣所舉幕職州縣官改授京朝官與西川知縣者如未有員闕不得差權知縣止令監莅場務先是

命權近邑不過三數月即徙之以其不終考任因循民政吏得欺罔送故迎新頗為騷擾故條約之 知青州戚綸請以官廩菽粟二千斛設粥米萬斛減直出糶以惠貧民從之

戊午宰相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

己未以京東民饑命內侍楊慶餘馳驛察視所至諭守臣令倍加安撫 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

庚申并代走馬承受張永和等言并州勁勇馬社軍每人置馬一疋直錢四十五千官止給十千望稍增其數詔增七千

二月丙寅甘州輝和爾可汗王伊嚕格勒圭呼遣都督信安等來貢

丁卯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謹彌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

所屬望願允臣等奏早議崇建上謙讓久之泊固請再

三乃許焉

以昇州為江寧府號建康軍據實錄在丁卯後一日今從本紀先書之

開封

府言准詔禁鎔金衣物違者奏裁並徒三年決遣伏緣
令行之初嚴於約束今犯者殊尠乞止用本條科斷從
之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
叅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為記室叅軍 詔右諫議大

夫樂黃目比部員外郎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叅官中舉

公清彊明材任御史者各一人從中丞趙安仁所請也
是夜北宅蔡州團練使德雍院火延焚數百間詔遣
御史張廓鞫劾火起雍子供奉官承亮舍因婢陳所遺
燼詔免死杖脊配蜜務卒為妻承亮停官德雍奉表待
罪詔釋之

庚午以翰林待詔司農少卿同正尹熙古裴瑀並為太
子右贊善大夫太府少卿同正白憲為太子洗馬熙古
等祇事禁中三十年因大禮摹寫碑頌至是表求出官

特有茲授 右正言劉暉請自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壬申三班院言保舉使臣先准詔須兩經監押巡檢各及二年半已上其中有不因公累歷三四任及八九年者以每任不及二年半為礙詳觀詔意蓋欲更事歲久即為甄叙欲望自今但兩任已上不因公事移替計五年者悉許施行詔可

癸酉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宮苑使蔣州團練使

李溥罷知潭州坐黃震劾奏也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
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運副使如京副使
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 詔如聞京東州軍
設飢民粥而官吏未克專意或致失所宜令轉運使宣
布詔旨倍加優卹

乙亥秦州部署曹瑋言知鎮戎軍內殿崇班張綸昨召
赴闕令使契丹綸頗知蕃情政治詳敏使還望復委本任
詔可會溪蠻入寇即命為辰澧等州緣邊五溪十洞巡

檢安撫使綸在鎮戎嘗奏開原州界壕至車道峴約二

十五里以限隔戎寇從之

詔雖許曹瑋之請然卒以蠻事委綸而實錄闕略不知綸

為溪洞安撫果何月日也且附見實錄於四月三日猶載綸請開界壕事十二日遂帶辰鼎巡檢銜今移開壕事於此庶不與溪蠻相亂

丁丑令河北提點刑獄官簡閱諸軍

知辰州錢絳言

得富州刺史向通漢狀請納疆土舉宗赴闕

己卯賜下溪州討蠻將士緡錢令回日優犒設之又降

詔撫問荆湖廣南轉運使辰澧桂宜州長吏巡檢使內

臣京西轉運使言管內飢民甚多無以賑濟望發絳州粟十萬斛赴白波出糶從之仍遣使臣督運

庚辰以西上閣門副使張昭遠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

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常希古同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

事

二事據會要恐非事始則削去實錄但著昭遠

辛巳徙泗濠州路巡檢解于龜山先是斷臂僧智悟集

鄉里兇黠者為童行摠千餘人凌毆平民恣為不道上

知其事命內侍任守忠取新隸者盡逐去因徙官察視

焉大理寺言準大中祥符七年九月敕判寺盛度奏
本寺詳斷官八員檢法官尤多不精習法律望依咸平
二年三月敕令審刑大理刑部衆官舉奏時詔依請令
所舉須經二任六考今臣等叅詳準天禧元年五月敕
舉奏京官但歷任及四考已上施行本寺欲比類前敕
但歷任五考已上並許保薦仍於法官將滿前一月具
名開奏所冀精詳法律得遂公平從之仍令自今所舉官
先送審刑院試律義五道具通否以聞

壬午對右正言劉睦魯宗道于承明殿凡八刻

癸未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陳寬上高麗女真風土朝貢
事儀二卷

丙戌江德源圖下溪州江山之狀以獻 權涇原路都

鈐轄郝榮言樊家族九門都首領開斯多卜并其族來歸
詔補開斯多卜為都軍主餘署職有差

步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能以疾求軍職丁亥授
彰信節度使彰信近鄉里特寵之也免入謝賜賚如例

及能赴鎮疾甚子弟童僕輩頗苛市民物能不之察踰年卒詔應準詔舉到京朝官候得替令審官院勘會

知縣與通判差遣通判與知州并合入知州通判者更

陞藩鎮差遣所有縣令候得替令銓司磨勘奏

會要二月二十

三日
事

戊子命益州路轉運使韓庶京西轉運副使趙賀兩換其任以庶上言母年八十無兄弟故也詔河北民所至津渡勿收其算遣使葺天雄軍城樓及編排衣甲

涇原路駐泊都監周文質言偵知總噶爾族數與穆爾錫里庫鬪敵嘉勒斯賚兵敗部族離散事勢稍衰而穆爾錫里庫攻之未已也

三月甲午朔詔開封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路災傷處所募民造軍器權停一年

乙未詔自今京城遺火並論如法內延燔多情理重者奏裁前歲春旱京城頓火因詔犯者悉處極典至是開封府援引舊詔上以權宜之禁非可久行故改之

丁酉荆湖南路轉運使丘雍言邵州密邇蠻界民多掠人口出境賣之望準開寶五年敕處死詔犯者免死決杖黥面配牢城

戊戌徙河北都轉運使李士衡知青州代戚綸以綸知鄆州綸嘗作書勸臨淄麻氏出粟以濟飢民太常丞致仕景宗拒之答綸書極不遜綸憤甚具奏其事上怒曰綸選懦不能抑豪彊乃煩朝廷耶亟命士衡代之士衡至麻氏具粟千斛以獻景宗曰禍吾宗矣居二年而麻

氏破

此據王皞百一編不知景宗於士安何屬也皞云景宗是歲卒未逾歲士安乃殺其姪當考

時盜起淄青間有司捕羣盜妻子寘棘闌中士衡悲縱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 監察御史劉平言金明池準例許士庶嬉遊一月今都城物價踊貴民方望罷之詔開池終上旬乃罷

辛丑增築京新城畢部役使臣軍校第進一資

壬寅上謂宰相曰近日邊奏甚稀疆陲肅靜頻得雨澤民亦安阜向敏中等曰天氣均和時雨浹洽聖心卹下

軫救多方麥熟不逞盜寇亦絕陛下以德綏懷遠無不
服邊境安而兵數未減慮冗費之間尤宜節省上曰
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存其精銳敏中等曰軍額漸多農
民轉耗近準詔已住召募或斥疲老則冗食漸少上曰
卿等常宜講求務在經久也

丁未陝西轉運使段暉言勸誘慶成軍豪民出穀萬一
千九百石減價賑飢民詔獎之

庚戌詔諸班直諸軍妻坐姦者決訖即放不須隸作坊

針工其見役者百五十七人皆釋之

辛亥曹瑋請名新築大小洛門二寨為安邊來遠詔從之

甲寅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訛言者望自今精加按覆內出其狀示輔臣向敏中等曰向來四方大辟奏牘陛下未嘗不召臣等審議然後寬貸決罰好生之德蓋超越於前古矣上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細貴無濫也宗道風聞多所論列上意頗厭其數宗道因

對自訟曰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
臣竊媿尸祿請得罷斥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殿
壁曰魯直

乙卯上卦者言伏以信賞以勸善明罰以懲惡古人用
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今斷天下之獄皆
是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
今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敕則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
言敕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四者定刑重輕殊

邈酌情輕而用法重則近侮大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為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追官為公則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令應經歷刑法司同定公私罪名參詳畫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為姦輕重其法杜其萌漸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

掌獄官不稟長吏而捶囚不甚傷而得情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拷決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聞州者咸以違制論準至道元年敕小可盜失令村耆了絕今例以違制科罪似涉太重望令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不吐實情心挾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者雖私曲相須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令斷獄並以上文審定

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請法官斷罪除海行條貫元敕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

丙辰上謂宰相曰雨足麥茂豐稔可見貧乏之民事須拯濟州縣先貸糧種或恐吏即收理宜亟止之

此據本紀

知虢州查道言諸路承例遣幕職官鞠問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事頗未便望自今止令兩司互相劾從之

丁巳景靈宮判官知制誥劉筠請令禮儀院宗正寺約
唐朝太清祠令撰集景靈宮祠令付本司遵守從之筠
又言兗州景靈宮太極觀事體尤盛亦望別加撰集永
使遵守詔付禮儀院 利州陝西河北等路并州並言
雨足

夏四月乙丑詔如聞京城作貧民糜粥不至精潔或糝
以灰宜遣中使按察不得復然 詔諭高州等蠻如能
捕殺下溪州賊彭儒猛者當量功授刺史或賜州額牌

印其次遞加補署給次許其貢奉

丙寅詔開封府諸縣市芻藁見欠者悉蠲之酒麴場折納亦權停俟秋成如舊

丁卯召近臣及館閣三司京府諫官御史謁太宗聖容於宜聖殿觀龍圖閣書及御製贊頌石本時昇王未出閣始預坐令從臣賦賞花詩

己巳詔兩浙災傷州軍場務虧課者主典並免科罰

曹瑋言修築咱爾隆及定邊城堡寨壕塹功畢詔獎之

督役使臣將士賜物有差 提舉諸司庫務藍繼宗言
諸司官健本額四萬七千九百六十六人見管三萬六
千三百八十八人今揀擇得二萬三千九百二十一人
仍舊充役二千九百五十四人放停五百十三人減衣
糧之半

辛未賜鎮戎軍朝那湫廟曰靈澤 主判三司開拆司
劉楚言天下申省及轉運司知委丈狀頗為重複勞擾
州縣望令逐處減省務從簡要詔知制誥王隨知雜御

史呂夷簡與三司詳定三司所減省總九萬餘道三十
四萬五千二百紙又令諸路轉運司詳定諸州府可減
省數白三司三司覆定以聞遂詔三司及諸路並依新
減數不得有增益

乙亥發運使言今春發諸州軍銀帛絲綿五十五萬五
千計糧儲四百一十七萬石上供詔江淮方稔宜令更
留三二百萬石以充軍食免其擾民

丙子江陰軍言蝻虫生捕之已盡詔獎其官屬辰鼎

州都巡檢使張倫言下溪州彭儒猛與高州蠻同惡慮
延及施黔州寇劫居民望令二州為備從之 詔自今
命官犯賊不以輕重並効舉主私罪杖已下勿論從判
大理寺李虛已之請也 吏部流內銓言去年赦後至
今年三月從得替縣令知縣及合入令錄人有願就西
川萬戶簿尉司理司法者望許放選注擬以補其闕從
之

戊寅以嵩山故神放宅及興唐觀基山林賜女道士王

道真仍禁樵採道真絕粒歲久景德中嘗召見獻枸杞
樹自言相傳四百年矣願至尊采擷服餌用資上壽上

特優禮焉

獻枸杞樹在明年正月移此九月辛未得
玉壁亦合并書召見在景德三年五月

己卯曹瑋言蕃僧裕和沁先於故渭州吹莽城聚衆立
文法今悉已破散又河州諸族亦破總噶爾族所立文法來
歸望令充熟戶依舊出入詔獎瑋仍從其請

庚辰上謂大臣曰如聞河北薦饑貧民請豪家息錢未
償納者即印券契取其桑土宜禁止之

壬午白波發運判官王真言去冬本司挽舟卒寒因假省錢二十萬市衲袍給之今春以衣俸折還並足先是每歲亡命者不下一二百人是歲止八人上曰貸省錢雖非舊制而活人之命則可嘉也又出內侍王懷正所進蓬子麵蒼耳實之類因曰民食此物尚未得所尤宜軫卹也 詔命官使臣任滿及移徙後身亡其家屬無託不能還鄉里者委所在官司令人護送無令失所 甲申三司假內藏銀九百兩 曹瑋等言伏羌永寧大

小洛門威遠寨今定蕃官月俸正軍王二十一人內六人各二千一十五人各一千副軍王四十六人各七百指揮使百二十七人各五百

戊子幸飛山雄武教場宴從官賜將士物有差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言訪聞衛州至天雄軍緣御河頗有暴露骸骨望遣使臣收瘞從之詔朝官使臣知大縣及萬戶縣勿差出如本州及鄰邑公事許更互而往從殿中丞黃吉甫之請也

上以災沴頓息流庸皆復庚寅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稅及借糧種悉與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瀋密青滑州免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欠負物色未得依限科校候豐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業並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候次年奏裁先是上封者言諸處不係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鄉閭詔悉毀之有私造及一間已上募告者論如法於是詔寺院雖不係

名額而屋宇已及三十間見有佛像僧人住持或名山勝境高尚蒼巖不及三十間者並許存留自今無得新建 三司假內藏錢二十萬貫

閏四月丙申詔災傷州軍買撲酒場年課不登如歲滿願仍舊沽賣者聽展限一年

己亥詔戶部尚書馮拯以下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朝臣於幕職令錄內各保舉一人充京官監莅場務給親民添支

庚子曹瑋言緣邊諸寨蕃部納質者七百五十六帳自
吹莽城文法破散之後其崆峒勒斯節博等族先投尚揚
丹者悉來歸嘉勒斯賚數為穆爾錫里庫所困今還舊地
嘉勒斯賚還舊地不知何等地名也據兩朝國史嘉勒斯賚
與埒克邁不協更徙居邈川宜邈川即嘉勒斯賚舊地乎明
年春嘉勒斯賚入與埒克邁同遣使
入貢則舊地又非邈川矣當考

癸卯以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彰德軍留
後知節自天雄召居樞廷之首顧待殊厚素病足特許
內朝別為一班省其舞蹈是歲病甚賜告在案前一月

上親臨問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來及是乃罷留止
京師以便醫藥知節表求赴任詔不允疾間入謁常令
閤門祇候二人更掖之

丙午江寧尹昇王言得本府狀蠶麥登熟詔獎之

戊申宮苑使蔣州團練使李溥坐貪猥責為忠正節度
副使初黃震發溥奸賊遣御史鞠治得溥私役兵健為
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
息凡十數事未論決會赦有司以特故將不窮治大理

寺詳斷官劉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隨考城人也嘗為
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
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因相聯屬以限內外民得不擾
屬縣令受贓繫獄隨劾之益州李士衡陰為令請隨不
答士衡怒奏隨苛刻罷歸不得調初西南邊市馬入官
苦吏誅求隨為繩按之既罷邊人數百訴于轉運使曰
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李士衡以祥符四年五月知益州六年四月改河北漕未嘗為
西川轉運使正傳蓋因宋祁墓誌
今改之或士衡嘗權領漕事也
知并州薛映言民

飢設糜粥濟之計三十餘萬人

辛亥詔諸州經四月庚戌赦書死罪降徒流彊劫盜賊
內傷人者黥面配沙門島其廣南路配瓊崖儋萬等州
益梓路配商號均金襄鄧等州利夔路配荆湖南路並
隸牢城不傷人者黥面配千里外牢城不至流者配本
城初赦書言不殺人者奏裁濱棣州巡撫趙繼昌言此
等若釋其罪配本州充軍慮不悛革復為過咎故條約
之

先是皇城司言拱聖營之西南自去年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側汲之不竭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道宮以祥源為名士女徒跣奔走瞻拜屯田員外郎判度支勾院河南任布言明朝不宜以神怪銜愚俗不報

乙卯右正言劉曠言刑法曹掾之官近日多因世家陳乞而授自今望令銓司精擇寒素無得以權勢親屬充選從之知陳州馮拯言部內麥斗三十錢

戊午補下溪州招降蠻人彭仕漢為右班殿直儒霸儒
聰並為三班借職監許陳鄭州鹽稅各賜衣冠緡帛

--	--	--	--	--	--	--	--